



喜筵

陈翔鹤等著

7584

人民文学编辑部编

喜筵

陈翔鹤等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人民文學編輯部，从“人民文学”創刊号至1956年5月号的反映我国工业建設的短篇創作中，选輯了一部分比較优秀的作品，按其發表的先后，分为五个集子，以每集中的一篇为書名。本集“喜筵”即是其中之一。在这套选集中，凡已經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各种选集或作家个人选集中的作品，就不再选用。

这四个短篇，从几个不同的生活側面，通过对友誼、爱情、家庭生活的描寫，表现了工人們的劳动热情、新品質的成長和幸福的生活。其中“珍贵的礼物”描寫了我國和保加利亞兩國工人之間兄弟般的深厚友誼。

封 面 画：李 書 芹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头条胡同四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7号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 582 字数 30,000 開本 787×1092 耗 1/12 印張 1 $\frac{3}{4}$ 插頁 2

1955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0000册

定價 (6) 0.10元

目 次

喜事·····	柳 溪(1)
珍貴的禮物·····	柯 藍(12)
喜筵·····	陈翔鶴(22)
新的家·····	艾 燕(38)

喜 事

柳 溪

陈撼宇这么大岁数，长了满脸鬍子，还总爱哼个小调，什么新歌只要在电台上一广播，他听不了几遍保准能学会。人们都管他叫“老年青”。

他包乘了一辆漂亮的火车头，他是全国节煤第一的〇五六一五二七机车包乘组的司机长。这机车占住了他的整个身心，只要一想起或是一看见他的车，他就乐的咂着嘴唇。两道墨黑的眉毛稍稍地弯下来，放亮的眼睛眯缝着。

可是，他今儿个有些变了，不哼小调也不眯着眼笑了。晚七点的汽笛哧哧地拉过去时，他就不声不响地换下工作服，往家里走了。

穿过了七八道铁轨，走出了月台，铁丝网那边，隔着条小河，就是他的宿舍。

他跟老伴兒就住在第一排的紅磚房子里。他把自己戴的鴨嘴帽往下一拉，快走了几步，進了家門。老伴兒正在大櫃前邊拾掇零碎，閨女春娥大概也才下工，連制服還沒換下來就動手切起菜來了。他冲着牆上貼的那幅“工廠即是戰場”的宣傳畫躺下來，心里還是忘不了那件事：

“全國節煤第一的好車，明后天就讓外站調走了。”

老伴兒偷着瞧了他一眼，心里有點納悶。她守着他大半輩子，他有什么脾氣還不知道？只要看着他心里有事，你就千萬別在他臉前忙這忙那的，更不能拿話去碰撞他。可是春娥不管這不顧那，冲着爹的後脊梁就給了幾句：

“你為什麼難過呀！爹，哼！剛才在會上你還說的那么好聽，你忘了人們怎麼給你鼓掌啦？這麼一會，你就翻悔了！”

爹一骨碌坐起來，看着女兒，本想生氣，卻又軟下來：

“誰翻悔了？”

“你，你唄！”

她把腦袋歪着，小辮子搭在肩膀上。娘在一邊小聲說：

“娥子，快忙切你的菜去吧！”

可是閨女反倒不切菜了。擦了擦手，索性坐在爹跟前。

“爹，你得想開點，想遠點。我在工人業餘學校里學了咱們中國的地理，你知道咱中國多大呀！鐵路多遠

啊！这还不够，还得修哪！”

陈头兄看着闺女那水灵灵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神气，觉着怪痛人的，就靠在牆上，一只手支着下巴颏，一只手托着另一只的胳膊肘，像听講笑话似的听起來。

“咱們有多少大城市、小城市，还有那么多鄉村，簡直数也数不过來呀！这么些个地方，要靠咱的鐵路把它連起來呀！这一回，上級要調动机車，就是为了容易調撥，加强运输，这不是挺好嗎？这是咱們国家的措施呀！……”

爹不再笑了，他这才听出來女兒不是給他講地理，是給他搞通思想呢。就把兩道黑眉毛一皺，說：

“得了，得了，闺女，这些道理我可不比你知道的少！”

春娥也有点胆怯，可并不示弱，还是拿話頂他：

“光懂得道理算啥，要做实际事兒！”

娘把闺女拽走了，小声地对她耳根說：

“歇歇吧，上了一天班还不累嗎？我的小姑娘奶奶呀！……”

娘把飯收拾好，大伙圍着桌子吃起來。爹剛夾了一塊年上醃的鹹腊肉，放在嘴里有滋有味地嚼着，春娥就又提起剛才那回事來：

“爹，咱这機車还有我一份哪，換出去我不难过，也不心痛，我觉着光荣！”

爹忽然大声地笑起来，随后很快地扒拉了几口饭，拉着长嗓门说：

“得啦，我们父女俩在家里还开检讨会吗？用你娘常说的一句话：‘十月怀胎，娘身上的一块肉，这一走远了，总觉着心里丢了点子什么似的！’就是这，没有别的呀！”

这一说，春娥可就不言语了，低下头只顾吃饭。

原来春娥快要结婚了。

这几天，娘心里也有股说不出的味道，不是完全难过，可又不尽是高兴。有什么呢？女婿，她亲眼见过，好人品，怪精灵的孩子，过去干的是司爐，跟女儿现在做的工作一样，如今考上了副司机。连那些老司机们也都說是一个好把式。春娥跟他在一个业余文化班里学习，两个人自己恋爱上了，这不是挺好嗎，当爹娘的将来准不会落埋怨。娥子的公公也是个老司机，跟春娥她爹是老交情。虽说两家离着一百几十公里远，未免是美中不足，可是，干铁路工作的人，拿着远近也不大当回事，坐上火車，几个鐘头就到了。那么，当娘的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可是，到底是十月怀胎，娘身上的一块肉，这一走远喽，总觉着心里丢了点子什么似的。

晚上，陈头兒平躺在床上，睁着两只大眼，没有說話，可也沒有睡着。身边躺着的他的老伴兒，也沒有睡着。

他翻一个身，不知怎么說了这么句話：

“要遇見有出息的人就好啦，它就不会抱屈啦！”

娘誤會了：“那孩子你不也見過嗎？不是挺有出息的嗎？”

爹有點暴躁：“你知道什麼！我說的跟你想的不是一碼子事！”

春娥在對面另一隻單人床上呼呼地打着鼾聲，娘下了床，給她把被子往上拉了拉，把那兩隻放肆的粗胳膊也蓋好了。女兒卻說開了夢話：

“你推我幹什麼？別小看咱，新中國解放的我，你司機我司爐，咱們一個包乘組！”說着說着呵呵地樂了。

爹跟娘也全都樂了，爹說：

“他們倆倒真是一對！”

娘說：“那你还惦念她幹什麼？”

二

陳撼宇早晨起來，走到段上，正好拉上班笛。一走進機務段大院，他就聽見包乘組的人一邊擦着車，一邊唱着歌，樂得跟往常有點不一樣。再一看，今天人倒多了。凡是沒跑外站的弟兄，都到齊了。

司爐陶金印把自己家里漆桌椅板凳的油漆也拿來，正在爐門上收拾。幾個青年工人用勁地鏟着油泥，腦瓜皮上冒着汗珠，還一邊講說着朝鮮戰地司機英勇的故事。

看着这情形，陈头兒心里有点惭愧，想道：“夜里睡着得晚，起来晚啦，叫他们多干了半天……”走到机车大輪那兒蹲下来就干活。陶金印說：“陈头兒，你知道不，电台上可又播送新歌了，咱们車上都学会了，就剩你啦！”

陈头兒笑了笑說：“好哇！那我就成了落后分子了唄！”又問道：“怎么今兒来了这么多人？”

一个老工人說：“怎么不来？这是咱们的大喜事呀！咱这个‘閨女’出嫁，要給它打整得漂漂亮亮的，可不能丢咱的人，将来门子六一五二七再得了第一，不管誰包乘，总也有咱一份功劳呀！”

陈头兒說：“那可保不住落到什么样的人手里！”

陶金印說：“你那样想有一半对，有一半不对。”

老工人說：“你这話是什么意思？”

陶金印伸了伸脖子，嚥了口唾沫，急着解釋說：

“我知道，咱陈头兒爱机器，爱祖国，有英雄的心，这是对的一半；可是他总說这車保不准落到什么人手里，怕抱屈，这就不对。我們進步了，別人也一样進步呀！全国都是共产党，毛主席領導的，到处都改变哪！你們說对不对？”

大伙全笑了，陈头兒讓这几句話說的倒开了心竅，他自己也奇怪怎么会让这么个小死扣子纏住。他大笑起来，笑得山响，倒把陶金印笑糊塗了，陶金印剛一打楞，陈头兒一个大巴掌早落在他的肩膀上了。

三

今天，是門五六一五二七機車的一個紀念日，它要離開熟識的老朋友們，到新的朋友們那里去了！今天，也是陳春娥的好日子，她要離開熟識的家庭，到另一個溫暖的新家庭里去了！來迎親的那位介紹人原先規定也是十一點三十二分那趟車到達。

時間是這樣短了呀！

娘出來進去地忙着，梳得光光的圓頭髻散了半個，黑綢子在旁邊搭拉着。她真不知道自己還要忙些什麼，該為閨女操心的，什麼都已經齊全了，她只好望望鏡子里女兒新梳的髮辮，替女兒整整那背后的衣角。春娥正想起一件事，對着鏡子笑了，對娘說：“我得去看看車拾掇的怎麼樣呀，坐着咱自己開的車走，娘，多高興！”說着，一跳一竄地走出了宿舍的小月亮門，繞過小清河，向着工廠奔來了。打老遠就看見爹跟一伙工友們圍着收拾火車頭。

這些工友們，跟娘一樣，也好像不知道還要操持什麼，該檢查的檢查過多少遍了，該修飾的也修飾過多少遍了，該為它操心的都操心到了，怎麼還總覺着有點不稱心呢？該稱心了，該滿意了，你看：還不夠堅固和漂亮嗎？黑漆的車身像披着緞子，閃亮閃亮的，紅的大輪沉鐵像五月盛開的鮮花，天藍的小司機房像秋高氣爽時的天空。啊！誰有福氣，誰來開這台機車，它是全國節煤

第一名呀！它已經安全行駛了十二萬公里了啊！

陳頭兒等女兒走近了，笑着拍拍她的肩膀：“娥子，哈哈，你看，誰能有這樣的嫁妝？”

春娥把小辮子從肩膀上甩到腦後，讓大紅的絲綢帶隨風飄舞在耳朵兩邊，覺着有很多人在注意她今天的打扮，她紅着臉笑着，心里好像有什麼話，可是說不出來。待了一會，忽然沒頭沒腦地問道：“爹，那你还心疼它嗎？”說罷，乘人不防備，扶着小鐵梯子三步兩步的就跳上了火車頭的小司機房。她查看着爐門，啊！新上的漆，又黑又亮，真愛死人的！

正在歡喜不盡，機房門口有人探進頭來說：

“蘇金華這小伙兒可是個有福氣的，將來結了婚，他司機，你司爐，啊呀，那是多好哇，做夢都想不到哇！”

“怎麼想不到，那天夢里早開出車去了哪！”

春娥聽出這是爹的聲音，笑得捂着臉，再也抬不起頭來了。

大伙兒也全笑起來了。

四

時間真快呀！十一點三十二分到了。

車站上，有一趟南下的列車進站了。旅客們都從高高的天橋上走下來，一瞧見下邊道岔上停着那麼一台漂

亮的火車頭，誰也站下來看上几眼。

紅綠的紙花掛了滿滿一个鍋爐。連接員搖旗站脚的大紅橫梁上，貼着一幅金黃色的標語：“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紅的、綠的、黃的、藕荷色的各樣彩綢，隨風飛舞在機車的兩邊，還有一幀精巧的毛主席像懸掛在上面。

陳頭兒剛才理了髮刮了臉，摸着光下巴頰，眯縫着眼對老伴兒說：

“你瞧，咱孩子就坐咱這趟車走！”

娘心眼里也樂了，她覺着真是世道變了，自己年輕那工夫，讓一头小毛驢兒馱了去，枕着半頭磚就結了婚。可是，自个兒生養的閨女，却坐上了这么大的物件去見自己找的对象。

包乘組的人們在下車的人群里擠來撞去地找接車的人，娘跟春娥就在人堆里找接親的介紹人，陳頭兒却是兩下里忙。旅客真多，卸貨的也不少，人山人海的，真有点輕動山搖的勁頭。大伙兒納着悶兒：莫非改了鐘點啦？不會呀，工人的時刻是準確的啊！為什麼沒有？怎麼會沒有呢？

眼看着旅客快走完了，只有從貨場那邊傳來几声搬卸工人的吆喝聲，和剛才亂嚷嚷的一比，簡直像沒了聲兒一樣。可是，春娥的臉忽然紅了，陳頭兒也忽然高興的叫喊起來了。鬧了半天，接車的跟迎親的成了一碼事了，多么湊巧啊！開車來，接車走，迎着春娥去的，滿共只有兩個人，一个是老公公，一个是女婿蘇金華。

业余剧团的鑼鼓跟軍樂吹打起來了，吹着“咱們工人有力量”、“團結就是力量”的歌曲。春娥的老公公，从司机房的小梯子上下來了，陈头兄一把就把他拉到怀里，沒想到“二七”大罢工的战友，今天办起喜事，成了親家啦！在他后头緊跟着下來的年輕又英俊的小伙子，不用說，就是春娥的女婿苏金華。

春娥看着女婿，不好意思地走到公公跟前，問道：

“这一趟車誰司爐呢？”

老公公笑得連絡腮鬍子都動起來，像哄自己的孩子似的：“你說該誰呢？”

春娥沒有回答，一溜煙地跑了。在人叢里抓住了支部書記。这位書記，是堅持地下对敌斗争的老工人。

一看見春娥的大紅臉，他就笑的滿臉是皺紋，說：

“小春娥，你可別害臊，新婦女可不封建，今兒个是咱機車給你当陪嫁的嫁妝呢？还是咱機車出嫁，你这个司爐的給它当陪嫁呢？”

春娥可沒見過支部書記这么高兴，有什么事情讓他这么喜欢呢？春娥像对自己爹那样，笑着推搡他：

“隨你的便吧，怎么說都行！”

他把黨員关系介紹信遞給她，又嚴肅地說：

“去吧，快開車了，要好好进步，跟田桂英学！”

春娥轉过身，跑进了行車室里，去請求在十三点四十分，仍旧做口五六一五二七機車的司爐。

新的花機車开到正軌上了，人們的眼光一下子都集中了，活像給它行注目禮，鑼鼓軍樂又響起來了。

工友們樂着、唱着，把紅綠碎紙末撒了春娥金華一身一腦袋，送他們上了司机房。

老公公扶着小窗子向外看。苏金華把住了開車的手把，那眼睛真是司机的眼睛呀，閃着亮光，看着前边的信号。春娥仍旧像平常一样，抡起大鉄鍬，用勁的鏟着煤，往爐口里填着。

站長挥旗了，車長回旗了，前边的揚旗落下來了。苏金華用勁的开气門，扳手把。車走动了。

老公公向陈头兒招手，春娥也探出头來向娘招着手。娘是高兴还是难过？为什么掉下眼淚來了？可是她明明是笑着啊！

汽笛响了，这声音又清脆、又悅耳，在原野里一叫起來，兔子就会跑的更快；驢子就把大耳朵豎起來；在河边吃草的小牛就会不住的甩着尾巴……

車开快了，像風馳电掣的开进了廣闊的田野。

人們向北望着，向毛主席住的地方望着，真看不見边呀！咱們有多少城市跟鄉村啊，这放亮發光的鉄軌連得多远呀！它就像一根根的大血管，輸送着祖国的血液。

幸福的人們呀，

在祖国的大地上飛馳吧！

1951年10月

珍貴的禮物

——上海和索非亞之間

柯 藍

一 看不見的東西

這幾年來，我們對於上海北火車站愈來愈熟識了。在清晨，或是在很深的夜晚，我們從成千成萬來來往往的旅客中，迎接和歡送我們的親人和朋友。一次又一次地來到這裡。

當一個人為了迎接，或是歡送自己的親人和朋友來到車站的時候，很容易為一種說不出的情緒激動，特別是在我們迎接或歡送蘇聯朋友、各民主國家的朋友，以及一切為了和平事業奔走的朋友來到這裡的時候，就有一種以前我們沒有過的、新的友誼的感情，很強烈地震動着我們。由於我們和這些朋友之間有着對於和平的共同的信念，儘管語言不通和頭髮、皮膚顏色的差別，以及生活習慣的懸殊，這種友誼也都顯得如此強烈，如此互相吸引。

外賓們來到車站上來了，我們在一起走着，我們一次又一次地握手，我們用十分誠摯的熱情來歡迎，用對於和平的忠實來歡迎，用我們民族的好客和豪邁來歡迎，這一切用不着許多語言，外賓們從我們歡笑的臉上都看出來了。

後來，外賓們要回國了，我們又來到了車站，我們肩靠肩地走着，朋友們用胳膊緊緊地挽着我們的胳膊，微笑着輕輕地拍了拍胸口，儘管他有許多話沒有說，我們懂得他要講什麼。在這快要離別的時候，朋友們依依不捨地看着我們，朋友們這種眼光比什麼語言都有力量。

只有一次，一位保加利亞的朋友，在和我們告別的時候，沿用了他們民族的習慣，和我們緊緊地親切地擁抱之後，通過翻譯同志對我們說了下面這一段話：

“上海和索非亞之間，相隔是很遼遠的。無數的大河和大山阻隔着我們，但是，我相信我們之間，有一種看不見的東西把我們緊緊地联接在一起。”

保加利亞這位朋友的話，是這樣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已經過了幾年了，我都不能忘記。

今年，我們這裡忽然發生了一件事，這件事發生在我們上海和保加利亞之間。它的全部過程就說明了這位朋友的話的全部意義。

上海和索非亞之間，那種看不見的東西被我們看見了。